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俄语网络新词的隐喻建构

雷子怡

东北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819；

摘要：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系统探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俄语网络新词的隐喻建构机制及其语义生成路径。论文首先梳理了俄语网络新词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构成类别，包括外来词、旧词新义、缩略词等多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隐喻在网络新词中的四种建构模式，并结合实例阐释其认知理据与语义功能。并进一步提出隐喻建构中的“选择性映射”机制，揭示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基于经验相似性的部分特征映射关系，体现隐喻在俄语语言创新与俄罗斯文化认同中的双重作用。本研究为认知语言学在俄罗斯网络语言环境下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俄语网络新词；隐喻建构；选择性映射

DOI：10.64216/3080-1516.26.02.070

网络语言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型语言，其中，词汇是网络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网络新词的生成本质上也是一个概念化过程，其核心机制是隐喻。认知语言学奠基人莱考夫说到，隐喻不是语言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层的认知机制^[2]。我们常常借助一个熟悉的、具体的概念领域（始源域）来理解另一个陌生的、抽象的概念领域（目标域）。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俄语网络新词中的隐喻机制，阐释隐喻认知理论在俄语网络新词的运用以及独有的特性，这不仅有助于加强俄语学习者对隐喻和认知语言学的了解，更能加强其对网络新词产生的内在理据的理解。

1 网络新词的产生原因和构成

当今世界，语言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其可以实时反映社会变化。互联网时代要求人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信息的传递和理解。为了满足这种高效交流的需求，网络语言应运而生。俄语新词学奠基人 H.3. Котелова 认为：“新词既是狭义的，新构成的或从其他语言新借入的词，也是俄语中曾为人们所知，但因使用范围有限，处于标准之外，或在某阶段不再积极使用，而现在变成广泛应用的词，即旧词新义。此外，某些派生词，它们似乎已潜在地存在于语言之中，只是在近年才被使用的词，按已知的模式组成，派生出一个新词，这类词也属新词。”

1.1 网络新词的产生原因

1. 社会制度：苏联解体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俄罗斯，俄罗斯人与英语使用者交往机会增多，这为英语进入俄语体系提供了环境，并因此催生出大量的网络新词。如“троллинг”（网络喷子），“Окей бумер”等，这些词

都丰富了俄语词汇和表达手段，记录了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

2. 科学技术：现如今，信息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网络新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计算机领域，大量计算机术语源自英语，很多由英语直接音译而来。如“компьютер”（电脑），“сайт”（网站）等。计算机专业术语如“артификаль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人工智能）等也进入俄语。

3. 民众生活方式：俄罗斯互联网普及率超过 80%，数字化工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语言受网络文化影响，俄语网络新词大量涌现。一部分词源于外来语，如“шипперить”（磕 CP）、“топ”（顶流）；一部分通过缩略、谐音、派生等构词法创造，如“удаленка”（远程办公）。

4. 英语借词热：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地位凸显，俄罗斯出现了英语借词热。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大量英语外来词被用来表示俄罗斯的现实生活。许多新概念以英语形式出现，如“чат”（聊天）、“фейк”（假的、虚假信息）。

1.2 网络新词的构成

1. 外来词：在俄语网络新词中，外来词的来源十分广泛。按语种来源划分，英语是主要来源，其涵盖互联网、社交、生活等多个方面。如“монитор”（monitor，显示器），“сканер”（scanner，扫描仪），“стримить”（stream，直播）。其他语言也有体现，如法语“шик”（时髦）、西班牙语“мачо”（大丈夫、男子汉）、日语“аниме”（动漫）。

2. 旧词新义和新词新义：旧词新义是传统俄语词汇

在网络语境获得新义，以适应交流需求。新义与旧义有相近处，旧词是新义基础。如“Хахаха/Хехехе”原是拟声词，现网络聊天中用于“缓解尴尬”“回应冷场”；“Спать”原指睡觉，聊天中常是“下线”委婉说法。也有纯粹的网络新词新义。。

3.缩略词：按照构词法，缩略词可以分成三类：首字母缩略词，其由名称首字母组成，如“ОПГ”（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я Преступная Группировка）形容低效团队。截短词，如“фотка”（фотография）替代“照片”。混合缩略词，其由两个或多个单词缩写组合而成，如“КПК”（Корпоративная Праздничная Кухня）在网络语境中通常用来调侃职场酒局。

2 俄语网络新词的隐喻构建

2.1 隐喻认知理论

隐喻在人们日常交谈中随处可见。传统观念认为，隐喻是一种通过将两个不同领域的事务进行关联，用一个概念来理解或表达另一个概念的修辞手法。但在认知语言学领域，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其中概念隐喻理论更是认知语言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之一。

在莱考夫和约翰逊之前，美国认知语言学家雷迪率先提出了管道隐喻。他认为管道隐喻是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将思想、意义等抽象概念视为可传递的物体，语言表达视为容器，而交际过程则被视为通过管道或通道传递这些容器的过程。

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个熟悉的概念领域（始源域）来理解另一个陌生的概念领域（目标域），它是一种认知工具，人们交流的概念系统本身就具有隐喻性。隐喻性是俄罗斯社交媒体中网络新词的一个重要语义特征。人们通过隐喻的方式，将一个概念或事物与另一个概念或事物进行类比，从而创造出具有新意的词汇，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

1.结构隐喻：在这种隐喻中，一个熟悉的概念结构被系统地转移到另一个概念结构上，从而人们可以按照前者的结构理解后者。以“时间就是金钱”为例，在这个隐喻中，“时间”被赋予了“金钱”的某些属性，可以节省、浪费。

2.方位隐喻：这类隐喻跟空间方位有关，其通过利用空间方向（如上下、前后等）来表达抽象概念。但这些隐喻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它们以我们的身体经验和

文化常识为基础。像“高兴为上，悲伤为下”、“好为上，恶为下”。

3.本体隐喻：这类隐喻是人类基于对自然物体的经验所创造的。其本质是将抽象的概念（思想、情感等）视为具体的实体，从而赋予其物质属性（位置、形状）和操作方式（建造、移动）的概念。以“大脑是机器”为例，人们之所以用“机器”来隐喻“大脑”，是因为大脑的神经活动、信息处理等抽象过程能够被类比为机器的机械运作、能量转换等具体行为。

2.2 网络新词中的隐喻

隐喻作为重要的认知理论，是词义产生变化的主要依据。旧词新义是语义新词的主要组成部分。隐喻对旧词新义的触发是以事物间相似性为基础的，这种相似性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这就为人们的联想提供了较大的延伸空间。^[1]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新词中的隐喻分为：以具体隐喻抽象、以具体隐喻具体、以抽象隐喻抽象、以抽象隐喻具体^[1]。

1.以具体隐喻抽象：①“Камень”（石头），石头是一种坚硬的自然物质。在社交媒体中，这个词形容某人性格固执、冷漠或不近人情。比如，“Он как камень, очень упрямый, ничего не слышит。”（他就是一块石头，很固执，什么也听不进去。），这句话通过将“他”比作石头，突出了“他”的固执。②Каша в голове（脑子里的粥），字面意思为头脑中有一锅粥。隐喻意思则是指人们“思路混乱”或“头脑不清”。粥的黏稠、无序状态与混乱的思维形成相似性，通过具体食物特征隐喻抽象的心理状态。例如：“У меня после экзамена каша в голове。”（考完试我脑子一团浆糊。）。

2.以具体隐喻具体：“Босс KFC（KFC老板）”，在具体运用中，人们将“KFC老板”这一身份进行了隐喻转化，用来指代那些体型较胖的人。这一隐喻借助了KFC与“老板”之间的关联，因为KFC以快餐为主，所以人们容易联想到大量食用快餐可能导致体型肥胖，进而用“KFC老板”来隐喻食量大或体型肥胖的特征。比如在日常交流中，有人会说“Он выглядит как Босс KFC.（他看起来像KFC老板）”，用这样诙谐的方式来描述对方体型较胖。

3.以抽象隐喻抽象：①“Тоска”（忧伤），这个词常被俄罗斯人用来隐喻“灵魂的空虚”。当人们说“Она погрузилась в глубокую тоску”，这里的“忧伤”指的不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悲伤情绪，它还隐喻灵魂深处的深度失落。②“Мысль”（思想），“思想”这一抽象概念被俄罗斯人隐喻为“心灵的翅膀”。思想，作为人类思维活

动的产物，不能直接触摸与感知。而“心灵的翅膀”则代表着心灵具备自由飞翔的能力，是一种更为抽象的精神追求，象征着无拘无束的思想境界。人们将“Мысль”隐喻为“心灵的翅膀”，极大地丰富了“Мысль”表达的内涵，使其更具诗性和想象力。比如“Его мысли были как крылья души, летящие ввысь。”（他的思想就像心灵的翅膀，展翅高飞。）。

4.以抽象隐喻具体：①“Надежда”（希望），俄国人通过隐喻，将“炉火”与“希望”建立起联系，用“炉火”来隐喻“希望”。这一隐喻行为实现了抽象概念的具体化，使得无法捉摸和感知的希望，借助炉火这一具体可感的事物形象地呈现出来。因为希望与炉火在功能特性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当人们陷入困境、身心被困境的“寒冷”所笼罩时，希望能够如同炉火般散发着温暖的光芒，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慰藉与力量。②“Страх”（恐惧），恐惧没有实体，但却能引发一系列生理状态，像心跳加速、出冷汗、瞳孔紧缩等。与之相对，“寒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具备明确的物理特性，即寒冷的温度与流动的态势。人们能够直接体验到寒风。这个隐喻把无形的恐惧转化为可感知的自然现象，借助寒风的特性，形象地描绘出恐惧给人带来的身体上的寒冷以及心理上的不安。

2.3 隐喻建构的“选择性映射”

隐喻建构的“选择性映射”是利用一个概念的部分特质隐喻另一相似概念，且不同特质可隐喻不同对象”。隐喻的本质在于其可以实现跨概念域的相似性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对始源域概念的完全映射，而是人们在目标域的认知基础上，对始源域的特质进行部分选择。始源域通常涵盖形态、功能、文化象征等多维度的特性，而目标域则根据自身语义建构的需要，从始源域中选择与自身属性相契合的点。

这种选择性映射机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同一始源域的不同特质可被解构为独立的意义单元，分别与不同目标域建立隐喻关系，从而形成“一对多”的辐射状语义网

络。以俄语词汇“мышь”为例，一方面，老鼠具有小巧的体型和长长的尾巴，这与计算机操作设备的外形相似，因此被映射至“鼠标”这一技术概念，这时，老鼠的其他特征是没有被提及的。同时，关于始源域，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大众所熟悉的事物。以“ пробка”（堵车）为例，在俄罗斯人的印象中，冬季道路结冰会导致严重的交通停滞，这与网络信号“卡顿、缓慢”的状态相似，从自然现象领域跨到网络领域，这既保留了始源域的文化意象，又表现出了目标域的技术概念。同时，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俄语网络新词通过隐喻建构实现了语义迁移与本土认同，这有利于提升俄国人对网络新词的接受度。

综上所述，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系统分析了俄语网络新词的隐喻建构机制，揭示了隐喻这一认知工具，如何通过映射不同领域的具体与抽象事物之间的概念，从而促使新词生成与语义扩展的规律。俄语网络新词依托“选择性映射”隐喻机制，深刻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型与数字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本文为理解网络语言的认知基础及俄语词汇的动态演变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何亮. 认知视角下俄语新词研究[D]. 吉林大学, 2009.
- [2]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
- [3] 刘诺文. 英语网络新词的隐喻认知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6 (02) : 157-159. DOI: 10.14067/j.cnki.1673-9272.2012.02.019.
- [4] 司昌超. Lakoff 笔下《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隐喻的理论探究[J]. 教育现代化, 2017, 4 (26) : 183-184.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7.26.076.
- [5] (美) 莱考夫, (美) 约翰逊著; 何文忠译.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3.

作者简介：雷子怡（2000.10-），女，汉族，河南省焦作市，硕士研究生，东北大学，俄语语言学。